

政协

◎ 陶潜鸿 著

主席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政协 主席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政协主席 / 陶潜鸿著.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0.1
ISBN 978-7-5399-3524-9

I. 政… II. 陶…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14021 号

书 名 政协主席
著 者 陶潜鸿
责任编辑 黄孝阳
责任校对 陈文平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 毫米 1/16
字 数 320 千
印 张 21.75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3524-9
定 价 29.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两个“爆炸” 1

干部变动，从来都是“一家欢喜一家愁”，让一个年仅四十三岁的县委副书记到政协去，这意味着什么？不要以为“纸包不住火”，关键看运作，县委书记——中国地方的“土皇帝”、“掌门人”，就能让那些“火”在瞬间灰飞烟灭。

第二章 落选“红人” 20

人民政协，绝不是中国民主政治的“花瓶”；政协选举，也不是举举手就能轻易走过的形式。关键的时候，政协委员的眼里也是揉不进沙子的。

第三章 好人“遭难” 50

官场仕途，离不开女人。对于一个领导干部来说，她们是“异性朋友”，还是“红颜祸水”？

第四章 两种“闲适” 88

不要以为政协就是清心休闲的地方。俗话说“无事生非”，叫人窝心的事情真的不少，让年轻的政协主席还真的“闲适”不起来。这个女人令他震惊不小！

第五章 乡村“风俗” 120

一个习惯忙碌的政协主席到乡下“找事”了：一边“检阅”“603861”部队，一边为农村基层组织的“五子登科”隐忍而笑。

第六章 安插“心腹” 144

玩政治，从某种意义上说就像经商做生意，其运作方式、交易手段如出一辙。于是，一个管理干部的“肥缺”落到了阚德海的头上。

第七章 简报“揭短” 171

从中央到地方，人民政协编辑的《社情民意》简报，素来就有“直通车”、“快车道”的作用，然而，政协委员的善意“揭短”，却成为惹事的“煽风点火”，让政协秘书长、县长、副县长好不难堪。“晾官”的伎俩在官场上频繁使用，就是县委书记也被“晾”得“大汗淋漓”。

第八章 面对“举报” 195

政协民主评议，不是“找茬子”，“捅娄子”，但面对群众的举报，委员们也不是含糊人，于是，县委办主任在民主评议中“摇摇欲坠”。

第九章 出手“反击” 213

政协主席出差在外，公安局局长要在他回来的时候有个“惊喜”，面对难得的机遇，大胆出手。

第十章 以死“保主” 257

面对重压，扛得住要扛，扛不住也得扛！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以死“保主”，是义气，还是犯傻？这让政协主席大感意外，难得的“机遇”再一次丧失。

第十一章 处境“尴尬”

285

所谓的“廉政账户”，让政协的民主评议陷入尴尬。一个女人的“放荡”谓之淫妇，一个县委书记的“放荡”，谓之“小节”，是可以不拘的。“县母大人”哭闹和折腾的结果，就是在她那“肉屁股上猛踢两脚”。

第十二章 大雪“有痕”

322

一场大雪飘落。一天之内市委书记“双规”，一夜之间县委书记患上了“中风”……

后 记

342

第一章 两个“爆炸”

事情就是那么凑巧，在同一个县城，同一个晚上，发生了两件事。从后来的发展情况来看，这两件事情，都应该算是对五水县有着重要影响的大事情。其中一件事情是二猛子一个人干的。凭着二猛子的性子，他干这件事，谁都应该能够想到的。其实，有不少人甚至在事发的几个月前就想到了。不过等到这件事真的发生了，还是给五水县城的人带来了不小的震动和惊讶。那种感觉就像是整个五水县城的人都在同一个时间里被一口饼子噎住了喉咙，又迅速打了一个响亮的喷嚏……

那天晚上，天寒地冻的，虽说已经过了立春，这正月里的夜晚也还是冷得刺骨。二猛子回到天足皮鞋厂他的破旧的职工宿舍时，已经是九点多钟了。二猛子开了门，媳妇郜静正蜷缩在被窝里看那台十四英寸的旧彩电。二猛子穿着一件都露出羽毛的旧羽绒衫，那横着扎的几道针脚线，把羽绒衫绷得像一道道绕在身上的肥肠。二猛子站在床前，满嘴酒气，对着郜静斩钉截铁，起来！跟我走，找那狗日的要钱去，老子没钱花了。

二猛子春节前从牢里放出来还不满月，整天不声不响，言语比以前少了许多，偶尔一两句，常常吓得郜静一惊一乍的。郜静在被窝里动了一下身子，嘴里咕噜着要明天再去。二猛子打了一个酒嗝说，我找那狗日的几天了，总不见影儿，晚上我看见大头了，大头说他正在家里呢。二猛子骂

的那个狗日的叫成竹深，是天足皮鞋厂的厂长，也是五水县委书记成寿勤的同宗侄儿。去年秋天，成竹深凭着有县委书记的大柱子，硬是力克群雄，以较低价位购买了五水县这家国有外贸企业——天足皮鞋厂。大头是为成竹深开车的师傅。

那你就自己去吧。郜静装出怕冷的样子说。

我蹲牢的时候，你去他那儿怎的不怕冷！二猛子火了，边说边用拳头往自己的胸前拍了一下，便有两根羽毛从布缝或是针脚缝里飞了出来。郜静短了理，不敢再违拗，眼睛注视着那两根羽毛在空中悠扬地飞，喉咙里轻轻咳嗽了一声，就慢腾腾地坐起身，穿起衣服来。刚要出门时，二猛子道，把钥匙带着。

什么钥匙？郜静低声道。

狗日家的钥匙，你没有？你当我这么快就忘了？

带着了。郜静低声道。

二猛子狐疑地望了一眼郜静，打开门就往外走。这是二猛子第二次胁迫郜静共同去找成竹深要钱，上次去是二猛子从牢里回来的第三天。

二猛子和郜静一人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一前一后，郜静有意拉开一段距离。他们很快就到了县城南部大云河北岸的一片住宅区。那里，都是大致一样的二层、三层小楼，户主大多是一些县乡领导和暴发户。成竹深的老婆还在清县当农民，很少过来，所以他在五水县盖的小楼就只有他自己住了。小楼的门前是一条不宽的水泥路，几盏路灯散发出鬼火一样的昏黄的光。郜静浑身发抖，牙齿在打颤，感到那昏黄的路灯好像连同她的手一样在不停地抖动，使她总也看不清锁孔，捏着钥匙插了好半天，竟连锁孔都没有找到。二猛子操开郜静，抓过钥匙，一下子就把院门打开了。

二猛子进了院子，见二楼的窗户里透出了暗淡的灯光。二猛子不觉猛吸了一口气，却没有听到那口气被呼出的声音。接着，二猛子又迅速打开了楼下的大门。二猛子摸索着开了楼下大厅的灯，耀眼的光线把装潢一新的室内照得十分富丽。郜静仍然打着哆嗦，脸色煞白，两腿都不知道是怎样移动的，就和二猛子一下子站在了成竹深的床前。床头柜上的台灯依旧散发出温和而又恬淡的光。

成竹深光着身子，一下子就坐了起来，嘴里不住声地嚷着，谁……

谁……谁呀？

成竹深身边被窝里的那个女人，尖叫一声，仓促地用被子蒙住脸，只露出一摊黑黑的发梢。二猛子手指着成竹深，厉声对郜静说，你整天盯着我要离婚，这就是你死心塌地要跟的人。郜静气得不行了，一绺乌黑的长发遮不住痉挛着的嘴唇，抖抖地叫了声，竹深……你……

你还喊他“竹深”，全厂人都叫他“畜生”，就你不知道！二猛子声嘶力竭。

成竹深一边慌慌地穿衣服，一边说，是你们啊，坐下说……坐下说……

成竹深企图稳住局面，心里却在暗骂自己，二猛子回来都这么些天了，自己一天一天地拖下来，竟没有把郜静的钥匙要回来或是重新更换门锁。

老子没钱用了！二猛子说。

好说，好说嘛。成竹深穿好了衣服，伸手从外衣口袋里掏出一叠钱，十分大气地说，足有四百多，全归你啦。

打发穷人啊！二猛子显然不满意。

家里没有现钱，明天再说吧。成竹深在床边的沙发上坐了下来，显出不耐烦的样子。

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呀……老子早就活腻了！二猛子急了，刺啦一声，就拉开身上羽绒服的拉链，两襟一掀，露出了贴身绑着的一排炸药雷管。

成竹深是领教过二猛子的厉害的。去年秋天，成竹深在购买了皮鞋厂的一个多月内，就把厂里最漂亮的女人郜静弄到手。那时郜静和二猛子都在天足皮鞋厂上班，郜静在厂办，二猛子管理仓库，他们结婚还不到半年。成竹深为了能够长期霸占郜静，不断鼓动郜静离婚，还想方设法欺侮二猛子，原因就是二猛子拒绝交出仓库的原始账目，最后逼迫二猛子下岗，离开了天足皮鞋厂。夺妻之恨，岂能容忍。二猛子也不是吃素的，在一天上午，他把自己身上浇满了汽油，冲进成竹深的办公室，紧紧抱住成竹深，企图与成竹深同归于尽。怎奈二猛子于慌乱之中，竟没有打着打火机，就被成竹深和厂里的人治服了。二猛子被公安局带走了，足足关了四个多月，原来白白胖胖的身子，出来后就瘦得脱了人形。

成竹深看见二猛子身上绑着的炸药，吓得目瞪口呆，一下子就从沙发上站起来，结巴着说，你啊，你别乱来……我给你钱……我给你钱……说着就转身从衣橱里，拿出一只精致的手提箱，取出厚厚两匝子钱后，又把空箱子在二猛子眼前亮了一下，说，就这些了。

二猛子接过两匝钱，哈哈笑了一声，很狰狞。二猛子把钱递到郜静的手里，大声地说，去吧，放到我车上的包里去。郜静还是站着不动。

快去啊！二猛子吼着。郜静转身，跌跌撞撞地下楼去了，只听二猛子好像是掀了床上的被子，床上的那个女人又一次发出了尖叫的声音。二猛子对着那女人喊道，你快滚吧，我不想伤害你。那个女人吓得连衣服也顾不上穿，光着身子，钻出被窝，慌乱中扯起一条大毛巾，裹起来就往门外跑。

郜静已站在院子里，能够清楚地听到那个女人下楼梯的声音，还听到两个男人打斗的声音，二猛子嘴里一直喊着一句话，老子没有烧死你，便宜你多活了好几个月！

接着，就是一声惊天巨响，爆炸声就像天上同时打了好多个响雷。顷刻间，小楼坍塌了，爆炸的灰尘和屋顶的瓦片飞溅下来，郜静应声倒地……

二

爆炸声尽管很响很大，其响声和震感一点也没有波及到市委新世纪宾馆，却传到了五水县委分管政法、党群工作的副书记杨军的手机上。手机设定在震动上，在杨军的口袋里没命地动。这时杨军正在接受职务变动前的谈话，代表市委和杨军谈话的是市委副书记、市政协主席肖德藻。

五水县五套班子共有领导干部四十二人，包括县委书记成寿勤在内，共有十四人涉及变动。这可是发生在这个晚上的第二件大事啊。

因为这次是全市县区人大、政协要换届，所以在他们看来人事变动的面大一些也属正常。谈话是分组进行的，整个气氛是紧张而又有序，严肃而又神秘。从每个房间内外，进进出出的被谈话干部的脸上看去，依旧是那种“一家欢喜一家愁”的近乎滑稽的表情。肖德藻是杨军的老领导了，

五年前，肖德藻在担任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的时候，杨军是组织部里的县区干部科科长，正是肖德藻提拔他到五水县当上了常委组织部长，接着又一手提拔他当了县委副书记的。杨军当县委副书记已有三年多时间了，冲着换届，杨军正眼瞅着县长位子的当儿，肖德藻年龄已偏大，就在今年春节前，省委一纸调令，就做上市政协主席了，市委副书记的位子暂时还保留着，待市委换届时再行免去，这是省委领导谈话时明确说了的。

杨军被安排在最后一个谈话，而且谈话的时间要比别人短了许多，只一两句就完成了那极为简单的一问一答的谈话程序。接着，肖德藻就支走了组织部的那个已经完成谈话记录的小青年。肖德藻想利用这个时间和杨军聊一会儿。不过，自始至终，挂在杨军脸上的一直是属于那种“一家愁”的表情，因为他对自己的职务这样安排，压根儿就没有想到。

手机还在没命地震动着，杨军向肖德藻示意了一下，就当着面接听了。

电话是五水县公安局局长高伟打来的。高伟告诉他县里发生了爆炸案，请他到县医院的急诊室来，自己在那儿等他。杨军在电话里要高伟按程序再向成书记作个汇报，并说自己马上就到，说完就收了电话。接着，杨军又当即把爆炸案向肖德藻作了汇报。肖德藻叮嘱他无论如何要慎重对待自己的职务变动，慎重处理好、交接好自己手头的工作以及发生的案子。杨军双手握了一下肖德藻那双绵软而又有力的手，便急匆匆辞别而去。

杨军走后，肖德藻独自在宾馆房间里，背着手，缓缓地踱了两圈，又慢慢地在沙发上坐了下来。说实话，把一个四十多岁的年轻领导干部放到政协去，在当前的政治气候中，确实是不合时宜的，也确实残酷了。多少年来，凭着自己的观察，肖德藻对杨军一直比较欣赏，可以说是关爱有加。俗话说，惺惺惜惺惺，英雄爱英雄。杨军的沉稳和谨慎，杨军的踏实肯干和富有创新精神的工作思路，杨军的不事张扬、内敛有序，这些带有组织工作干部的特色和品质，都让肖德藻觉得喜欢，这在如今的一些年轻干部中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肖德藻清楚地记得，在市委常委会最后研究干部之前，市委书记尹希聪安排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方学兵，专门来征求仍然兼任市委副书记的肖德



藻的意见。

那天一大早，也就是在肖德藻的办公室，方学兵进门后，就自己主动把门关了，还未坐定，就从包里拿出了一份材料，微笑着说，尹书记要我专门来征求您……肖书记的意见。肖德藻接过材料，随手指了一下对面的椅子，对方学兵说，请坐，请坐。方学兵坐了下来。肖德藻戴上老花眼镜，仔细地看了密密麻麻好几张纸的干部变动方案，沉默良久，一言未发，还是在方学兵的催促下，方才说道，其他诸多人事我就不说了，五水县的干部变动我还要说一句，从五水县整个领导班子的现状来看，此时把副书记杨军调出，不妥；安排这样的岗位也不妥。原来，方案上把杨军安排到市房管局做副局长，属平调，而且没有重用。方学兵紧盯着肖德藻的眼睛，把头往肖德藻近前凑了凑，低声说，五水县成寿勤来找尹书记也找了我，谈了好几回了，安排这样的岗位是尹书记的意见。组织部长方学兵仍然把肖德藻看成是组织部的老部长，所以就说了实话。肖德藻坐直了身子，从抽屉里拿出两封人民来信，往方学兵面前一撂，语气深沉地说道，成寿勤到五水工作还不到半年，如此坏的影响就出来了，继续把杨军留在五水，对五水县好，对他成寿勤也好，至少让他有所顾忌嘛。

方学兵目不转睛地看着肖德藻，只听肖德藻又说道，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特别是领导班子成员间的搭配，组织部门责任重大啊。

方学兵感慨万分，说，还是老部长计之深，虑之远也，我这就找尹书记说去。

当天下午快下班的时候，方学兵给肖德藻打电话做了汇报，说尹书记终于同意杨军留在五水了，只是不能再做县委副书记了，说这也是要尊重五水县委的意见。肖德藻在电话里认真地听着，没有接话。方学兵又继续道，尹书记说，五水市政协主席孙凤山到龄了，要杨军去接替……尹书记说了，这也算是提拔了。肖德藻听了，沉默了好久，缓声道，就这样吧，能够不离开五水……就好啊。

肖德藻坐在沙发上，想着杨军的这些事，嘴里不觉就重重舒了一口气，心中暗暗念道，但愿杨军能够经得住磨练吃得住摔打吧。

杨军是在县医院的急诊病房里，知道了大概案情的。郜静当时虽然被炸得昏厥过去，但伤势并不重。脑电图、心电图都很正常，只是额头被飞

进的砖瓦砸出了血，已经缠上了绷带。郜静在医院里很配合，警方问什么，她就答什么。杨军说了几句安慰郜静的话，并对两个干警提了要求后，便和高伟离开了急诊病房。

出了急诊室，杨军问，爆炸案向成书记汇报了吗？高伟答道，汇报了。杨军又问，成书记怎么说？高伟说，成书记说马上就到现场来。杨军说了声好，就径直上了自己的车。高伟紧随其后，习惯地上了杨军车的前排座位。

去哪儿？小张问。小张是杨军的驾驶员。三年前杨军刚当县委副书记时，只为选配驾驶员的事，就有一大溜的亲戚和朋友，给他介绍驾驶员，搞得杨军实在不知道选谁是好。后来是高伟给他出了主意，那就是谁推荐的都不用，谁也不得罪。因为杨军分管政法，所以就建议他从公安局的干警中选派驾驶员，最终选中了小张。那时，高伟还是副局长，去年在杨军的极力推荐下才转了正的。等到年底的时候，高伟又把省里分配的一辆新帕沙特车让给杨军使用，换下了杨军的那辆已经坐过两任领导的旧桑塔纳。小张的干警身份不变，原工资关系也不变，工作就是给杨军开车。

听了小张的问话，杨军说，去爆炸现场看看。

这时，高伟摇下车窗，对着他的驾驶员老崔说，去现场吧。又做了个手势，要老崔在前面开路。于是，在这夜深人静之时，两辆小车飞快地向着县城南部疾驰而去。

车上，高伟急不可耐地问，杨书记，县里的人事是怎样动的？你一定有好事、喜事？

杨军说，我可是最后一次陪你跑案子啦。声音十分低沉。

那好啊，那你一定是当上县长了。高伟很兴奋。

当个屁！司县长根本就没有调走！

该不会是你调走了吧？高伟惊讶道。

暂时还不会让我走吧。

那会怎样安排你？高伟抬高了声音。

我到政协了。

什么啊，到政协了，可你只有四十三岁啊，这不是玩人吗？高伟急了，好像调到政协的不是杨军而是他高伟。

我这也是提拔了啊，我现在是正县级了，和成书记一个级别了，不是



很好嘛。杨军在自我解嘲。

那成书记调走了？高伟问。

没有，他提名兼任新一届五水县人大常委会主任，这是换届的程序，照例是要谈话的。不过，对你明确职级的事情，这次还没有着落，我是力不从心了。杨军说着就叹了口气，流露出歉意和不满。因为在全市六个县区的公安局长中，只有高伟没有明确为副县级，从去年以来杨军就一直在默默地为他努力，都没有结果。

高伟假假地打了个哈欠道，这不能怪你啊，我这局长就是你帮我拾来的呢，我知足了……

说话间，车子就到了城南住宅区。爆炸现场周围的空间本来就狭小，加上零乱地停着警车、消防车、殡仪馆的灵车，以及围观的许多群众，所以现场就堵得很厉害了，杨军他们的两辆车子也就只能在离爆炸现场隔一排的住宅边停了下来。所有的车子都没有熄火，开亮了大灯，加上干警们新接的两盏大电灯，把整个现场照耀得通明，宛如白昼。

杨军和高伟来到现场，看到现场侦察和整理已近尾声，几名殡仪馆的工作人员正忙着把三具遗体往灵车上抬，有一个人的手里还拿着一条断腿，令人心惊的是那具女尸，因为没有穿衣，一条大毛巾只盖住了胸腹部，前胸和四肢的皮肉都白花花地裸露在外，一头乌黑的长发凌乱地散落在脑后的地上，十分凄惨。刑警队长卞永走过来说，这个女的是在快要跑到门口的地方，被一块楼板砸中头部而死的。

尸体拖到殡仪馆后，什么时候火化等通知吧。杨军说。

这时，从爆炸的废墟中走过来一个干警，手里拿着一本日记本，只见他紧走几步，在杨军和高伟面前行了个礼，说，在床头柜里发现一本日记。黑皮面子，16K大。

高伟回敬了礼，伸手接过日记本，大略翻动了一下，只有前面二十几页写上了字，字迹很大也很潦草。高伟无心细看，迅速又合起日记本，递回给了那个干警说，先登记上吧，所有钱物都要登记好、保管好。

这时，杨军深深吐了口气，转脸对高伟说，高局长，本着爆炸案的重要性和死者身份的特殊性，你必须对此给予足够重视，除了妥善安排好死者和处理好现场的事情以外，天足皮革厂要不要布置一些警力，以防不测啊。杨军因为已经谈过话，明天天一亮，他就是一个五水县政协主席的身

份了，所以现在和高伟说话就流露出商量的口气了。高伟说，我们想对爆炸案成立专案组，展开调查。杨军锁着眉头，没有应声，抬手看了看手表，岔开了话头，轻声道，已是十一点多了，这里也没什么事情了，你在这等待成书记吧，我先走一步了，有事电话联系。高伟知道作为已经卸任的县委副书记杨军能够继续在第一时间来到现场，着实不简单，再加上现场已无大碍，就关切地对杨军说道，好吧，您先回吧，有事我向您汇报。杨军转身向自己的车子走去，高伟紧紧跟着。临上车时，高伟知道杨军心情不怎么的，就伸出双手使劲地和杨军握了一下。杨军的车子都开出好远了，高伟还原地站在寒风里，一动不动。

三

其实，五水县委书记成寿勤接到高伟汇报爆炸案的电话时，他刚刚结束了市委书记尹希聪对他的任职谈话。因为成寿勤是一把手，这次变动干部他只是县委书记兼任人大主任，谈话也只是履行一下人大换届和干部变动的必要程序，所以得由市委尹书记亲自谈，谈话的内容和时间都是格外的短。尹书记说的话以及说话时的眼神，既让成寿勤心领神会，又让成寿勤觉得很为受用。那些话，那眼神，让成寿勤在回家的路上，脑子里还在一遍遍回忆着……

这次市委在调整干部时，是充分考虑了五水县委的意见的。尹书记在说这句话的时候，目光是那样和善、亲切，微笑着，紧盯成寿勤的眼睛，对视着，含蓄而深沉，甚至还有点殷勤。这可是来自市委书记的目光啊，成寿勤完全能够感受得到其中的含义。那就是，可以把尹书记话中的“市委”和“县委”换成“我”和“你”，说白了就是“这次我在调整干部时，是充分考虑了你的意见的”啊。毕竟成寿勤是从村里乡里县里一路摸爬滚打过来的，对官场中任用干部的一些游戏规则，早就烂熟于心，所以成寿勤听了尹书记的话，就表现得异常沉稳而有耐心，也像尹书记一样静静地微笑着，对视着尹书记，目光中含着谦卑，含着感激，竟然一句话都没有说。更何况尹书记的身边还有市委组织部苏副部长和一名负责谈话记录的工作人员，什么感激的话都不说，就显得高明了。这时，参与谈话的苏副

部长，从一侧的沙发上站起身，把早就准备好的本次干部变动中涉及到五水县的人事情况一览表，送到了成寿勤的手上。成寿勤接过来，只瞟了一眼，就放进手提皮包里了。因为这些人事变动情况，此前尹书记已经和他沟通过好几次了，当着尹书记的面，是无需再看的。

成寿勤坐在车里，一路想着这些，尽管脸上不露声色，心里还是舒服得像被烘过熨过一样好受。也就在这个时候，成寿勤接到了高伟的电话。

高伟在电话里说了很多，而成寿勤自始至终除了几声噢……噢……就只说了一句话，我马上去现场看看。

挂断了高伟的电话，成寿勤嘴里轻声地重复着，怎么会是这样呢？怎么会是这样呢？说话的时候，他的喉咙里仿佛被一口浓痰堵着，使劲咳了好几声，竟然什么东西都没有咳出来。发生了这件事，对于成寿勤来说，显然是始料未及的。

真的是想不到，我几天前还看到二猛子和成厂长的驾驶员大头有说有笑的在一起呢，大头还说成厂长给二猛子不少钱呢。成寿勤的驾驶员小蒋说。

开快点。成寿勤说。

小蒋加大了油门。五水县与市区毗邻，被一条大云河隔开。不过市县政府之间也要有十来公里的路程。因为是在初春寒冷的夜晚，路上行人稀少，所以车子就风驰电掣起来了，很快就到了县城南部大云河边的黄河路，小蒋的车速降下来了，眼看就要到滨临河边的那片住宅区的时候，成寿勤突然说道，停车，停车！

小蒋停下车子，诧异道，不去啦？

调头，调头……先去厂里吧，竹深不在了，厂里群龙无首，那么大的家业，不去安排一下，会出事的。小蒋是成寿勤的远房亲戚，跟着成寿勤十多年了，所以成寿勤说话是从不介意的。

对！现在的厂子等于是自家的了，真的不能出事。小蒋一边说着，一边调转车头朝着天足皮鞋厂开去。

杨军从爆炸现场回到家里的时候，已经是子夜时分了。为了不惊醒妻子和儿子的睡觉，杨军简单洗漱后，就蹑手蹑脚地走向卧室。床头柜上的台灯还亮着，散发出暗淡柔和的光。杨军不回家来，妻子晚上睡觉从来是

不关灯的，多少年都这样。妻子黄爱玲是侧着身面朝里睡的。

杨军轻轻地掀开被角，正要钻进被窝，妻子黄爱玲一转身扭过头说，怎么才回来呀？

还没睡着啊？杨军小声说。

我右眼皮一直在跳，是不是你的工作调动得不如意？

哪里呀，天不早了，快睡吧，明天再说吧。杨军边说边躺下身子。

黄爱玲把一条温暖的大腿压在杨军的身上，又用一只膀子搂住杨军的脖子，着急道，说呀，不说，我就睡不着。

杨军不想把自己的情绪感染给妻子，就笑着说，你有喜事了。

我能够有什么喜事？黄爱玲也笑道。

我的喜事就是你的喜事啊。杨军说。

别卖关子啦，快说吧，是升官了还是发财了？黄爱玲着急道。

是升官了，这下还升了不少呢，我当上主席了。杨军说。

什么主席？黄爱玲来了兴趣。

调我去当政协主席了，没想到吧。杨军说话的底气有点不足。

你七老八十啦，怎么就轮到你去政协了。黄爱玲一下子就半仰起身子，盯着杨军的双眼。

我当主席了，以前呀，只有毛主席他老人家才是主席，我现在也是主席了，哈哈。杨军企图逗妻子高兴。

黄爱玲从杨军的眼神中看到丈夫讲的话都是真的，同时也看到了丈夫的抑郁不快。于是，黄爱玲就吃吃地笑了起来，看上去真的就像是被杨军的话逗笑的一样，说道，你别说这还真的是喜事呢，明年儿子就要高考了，这下子你就有时间照顾家照顾孩子了。

黄爱玲这样说，杨军的心里就更加感到了安慰。黄爱玲用一只手温柔地抚摸着杨军的下巴，柔声道，我们庆祝一下。说着，惺忪的眼睛就迷离起来。杨军在官场上已经干了二十多年，以前经历的干部变动谈话好多次了，从组织员、副科长、科长、副处级组织员、县委组织部长、县委副书记，一路升上来，每谈一次话就欢喜一场，晚上回到家里，夫妻俩就要庆祝一次，妻子黄爱玲就要显得比往日更加温情，好像要把体内所有的情意、欢愉和快乐都释放出来，也每每让杨军十分感动。

杨军听了黄爱玲充满爱意的话，脸上就露出了笑容，身体就开始呼应